

鲞旗猎猎屋檐下

沈嘉禄

鲞旗,是我杜撰的一个词汇。黄鱼鲞、鳗鱼鲞、青鱼鲞、墨鱼鲞,大者不骄,小者不卑,成排成排挂在屋檐下,凛冽的西北风自吴淞口来,在高楼大厦的缝隙中穿插换位,在这里收住阵脚,回旋风推得鲞们摇摇晃晃,弱不禁风的样子。不,他们乐意接受风的洗礼。一缕阳光投射在鲞的表面,反射片片银光,在街的对面望去,鱼鲞像不像一挂挂幡旗?

蹲守街角30年的水产铺子,木盆、保温桶、塑料箱摆得满满当当,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,甲鱼与大闸蟹似乎进入了冬眠。地面湿答答,一年四季没有干燥的晨光。老板与老板娘配合默契,将一条鳗鱼沉沉地摔在台板上,从头至尾抹几遍,从脊背处下刀,沿龙骨剖开,淋过白酒,抹上海盐,用数枚竹杆撑开肚当,竹竿挑起挂在屋檐下。鳗鱼尾巴系一张小红纸条,上书“29弄过街楼大胖子”或“华安坊15号咪咪妹”。

鳗鲞长及人高,让人想起酒池肉林这个成语。路人跟店主招呼:“又要过年啦,这日子,真快!”

老板回应一声:“今年你要不要再来一条?”

新风鳗鲞一挂,上海人就要过年了。新风鳗鲞是春节家宴上的一味冷菜,切一段蒸熟,冷却后再再滴白酒,切成条(最好是撕开),蘸醋吃,味道一流,又是压饭榔头。

鳗鱼鲞有王者之风,但黄鱼鲞、墨鱼鲞

不让鳗鲞专美于前,与五花肉共煮,是家宴上的硬菜。青鱼鲞也是下酒妙物,知堂老人在《鱼腊》一文中写道:“在久藏不坏这一点上,鱼干的确最好。三尺长的螺蛳青,切块蒸熟,拗开来的肉质红白分明,过酒下饭都是上品。”

有一年春节前在吴江七都与好友老徐逛菜场,看到有盾牌似的鲤鱼干堆在地上,他买了十条,赠我一条。回家切块,加霉干菜煮汤,汤色浓郁如酒,那是我从小吃惯的家乡风味。上周黄伟兄从绍兴带了一条鳊鱼干给我,蒸来吃,虽然骨刺稍多,但肉质细腻,也是记忆中的乡味。

有一年在宁波吃到四鲞冷盘:鳗鲞、带鱼鲞、沙鳗鲞、萝卜鲞。带鱼鲞的味道与上海人中意的咸带鱼相似,沙鳗是浙东名物,生长在河海交汇处,比海鳗、河鳗都小,长不过一尺,肉头单薄,却不贫瘠,咸鲜略带甘甜,别有一种谦逊的轻柔。我曾用沙鳗鲞切丝炒芹菜,堪称隽品。前不久在饭店里吃到脆皮沙鳗,又是一味。萝卜鲞就是萝卜干。习惯上,肉干称脯,鱼干称鲞,菜蔬晒成干,而宁波人将菜干称作鲞,可见对鲞的偏爱。对了,《红楼梦》有茄鲞。

上海有大量宁波籍人氏,对鳗鱼的爱好影响到所有上海人的味觉审美。河鳗曾经流行过一阵,葱姜蒸、豆豉蒸、锅烧、南乳蒸、炭烤,日式鳗鱼盖饭也有一批忠粉,若论大快朵颐,毕竟不如海鳗。海鳗除了制鲞,鲜货可做鱼圆,质地比鲢、鳊等河鱼粗犷而且鲜甜,杭州鱼圆以嫩滑取胜,潮汕鱼

圆以Q弹著称。以前延安中路有一家大华潮州菜馆,每年春节前都要做鱼圆专供外卖,上海的潮汕人氏无不喜大普奔。我与大华的厨师熟,遂探得后厨秘密,潮汕鱼圆在拌料时要掺大量糯米粉,有助于胀发,又能增加弹性。

鳗鱼头和鳗鱼皮是做鱼圆的厨余,弃之可惜,贱价待沽。鳗鱼头面目狰狞,两排利齿咄咄逼人,眼珠瞪圆略微内陷,眼圈渗出殷殷血水,仿佛熬过一个通宵。而我独爱这一味,劈作两爿,暴腌后加姜片葱结,甲绍一浇,旺火清蒸,宜酒宜饭。鳗鱼皮更便宜,两角一斤。葱姜加酒蒸熟,嫩滑肥腴,又无细刺之虞,可以一块接一块地入口。冷却后韧结结的,又是一种味道。吃不完的话,碗底会凝结起一层晶莹剔透的鱼冻,挑一筷盖在热粥上,眼看它如雪山一般慢慢融化,有坦诚的腥香味款款升起,在寒风砭骨日子里,是何等的慰藉!

现在很少有饭店会做鳗鱼圆了,鳗头鳗皮也不见了踪影。好在我们还有新风鳗鲞,鲞鱼的小群也相当热闹。前几年有朋友送我一袋乌狼鲞,就是言之色变的河豚干,家属不敢吃,我也不能送人,等到生出霉花,只能当作湿垃圾处理。

我家附近的乔家路、董家渡路、凝和路、旧仓街都面临市政改造,居民们都欢天喜天地住进了高楼大厦。去年我在老城厢拍了几十张“鳗旗猎猎”的照片,今年就很难再看到了。一个老伯伯对我说:“上海人过年总归要吃鳗鲞的对吧。”我劝老人家把心放宽:“别担心,鳗鲞在百货店里还是买得到的。”老伯伯胡子一翘:“这跟自己腌制的味道不一样。再讲,屋檐下挂点风鸡、酱鸭、鳗鲞、鸭腿干啥个,才有过年的腔调呀!”

钥匙放在老地方

张志松

出来,自然要到舅舅家去,到了舅舅家的门前,只见舅舅家的两扇木门紧闭,但我只要轻轻一推,刚才还密闭的两扇门就出现了一道门缝,从门缝里把手伸进去,会在地上摸到一把钥匙。舅舅的院子比外婆家的宽敞,也要干净。墙角里有一棵叶子长得茂密的梨树,不过,枝上早已没有了梨子,而以前摘下的不少梨子,多数是我瞒着舅舅吃进了肚子里。那时候,少不更事的我,对挂满枝上压弯枝条的梨子,哪能挡得住诱惑呀!何况那时零食也少得可怜。所以只要我想去外婆家,母亲就会骂我,你是不是想去舅舅家吃梨子呀?我会告诉你舅舅把钥匙藏起来,叫你吃不到一只梨子。我听了,只是嘿嘿地傻笑。我知道舅舅是不会藏钥匙的,他非常喜欢我,即使他知道树上的梨子少了,也知道是我干的,也绝不会把钥匙藏起来。所以去舅舅家,与其说是摸钥匙,还不如说是家里爬上梨树摘几只梨子吃,满足一下馋鬼。

还有,外婆左邻右舍的钥匙放在哪,我也知道,他们除了放在墙洞或者门缝里外,有的放在窗台上,还有的放在厨房的搪瓷

缸里等等。一大早,大人们扛着锄头要上工,锁门了,见我在场,他们也不避嫌,当着我的面把钥匙放在原来的老地方。有时候还会说,我家有山芋,如果你想吃山芋,就拿着钥匙开门吧。言下之意,他把我当作他家里人。起初,我还不,熟悉了,我就如同拿外婆的钥匙,大摇大摆地拿过他家窗台上的钥匙,把他家的锁打开,进去后,除了冒着热气腾腾的山芋外,有时候还有萝卜、菱什么的,我自然不会放过解馋的机会。东家拿西家的钥匙打开西家的门,或者西家拿过东家的钥匙打开东家的门是常有的事,比如说家里烧个菜,没香葱了,只要知道哪家有香葱,就会拿那家的钥匙,开了锁进去,没人会在背后说闲话。我从没听过哪家丢失钱财什么的,倒是常听过这边人家少了生姜、香葱什么的等等,那边人家少了盐或者辣椒什么的等等,其实,大家也心知肚明,只是一笑了之,谁也不会追究。

可以说,儿时的那一串串,毫不起眼的钥匙,曾经带给我美好、信任、温馨的记忆,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子凉水般在步道上穿梭。

还有一种去掉刹车,脚踏和传动装置的小自行车。问了好多人,有人说叫平衡车。我想了想,姑且叫做抓地车吧。这是为再小的孩子准备的轮子,孩子能走路就能骑上这个车,双脚左右扒地,车就动了起来,速度并不慢。我惊讶:这么小的孩子,估计话都说不清楚,活力却远远超出想象。我也有过轮子。小时候曾经趴在同学用四个弹子盘(滚珠轴承)做成的拉煤饼的板车上,贴着地面手脚并划,在尘埃的气息、嘎嘎的噪声和车架带来的全身的颤抖中感受着轮子的快乐……

记得画家丰子恺画的《瞻瞻的脚踏车》,画面上小孩跨下两把蒲扇的骑车模样,应该是先生对轮趣的赞许和羡慕吧。又想到东坡居士的词: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。”东坡先生难忘的风驰电掣的淋漓痛快,在今天,应该就是轮子上的风光了。

小时候,我最喜欢去外婆家了,到外婆家去,你完全不必担心进不了外婆家门,只要你把手伸进墙洞里,你就会摸到一串钥匙,锁开后,推开篱笆墙的院门,一条黄色的家狗就会在你面前欢快地摇着尾巴绕来转去,而且它还不时地用舌尖舔着你的脚尖,酥痒痒的。这当儿,我会慢慢地蹲下身来,亲昵地摩挲它的身子,家狗很乖,它懒洋洋地仰躺在地上,不哼也不叫;还有几只肥大的芦花鸡,其中一只好像刚下了蛋,它一边响亮地咯咯咯地叫个不停,一边在我面前伸长了脖颈,那意思我明白了,还不是想讨好我,叫我给它点吃的。我当然忘不了这位下蛋的“功臣”,每次在外婆家吃饭,外婆总要给我炖上一两只鸡蛋,算是给我这小客人的“待遇”。我忙从堆在墙角的蛇皮袋里抓了一把稻谷,撒到院子里,很快就引来了几只芦花鸡争相啄食……进了外婆家,就如同进了自己的家,没有拘谨,也没有忸怩,如果看到有什么好吃的,你完全可以放开肚子吃,不必担心外婆回来会责备。那时候,我暗想,外婆把一串钥匙放在墙洞里,不会是故意留给我的吧!

舅舅家紧挨着外婆的屋舍,在东边,一墙之隔。他的钥匙,我闭上眼睛也知道放在哪。舅舅家的那道院墙没有墙洞,钥匙只能放在门缝下面。这会儿我从外婆家里

住在北京女儿家,小区内那条健身道上踩着轮子的孩子,灵动,迅疾,引人注目,我以为轮子上的孩子是最具风光的。

你看,那些七八岁的男孩,戴着头盔,穿着运动鞋,一身鲜艳运动装,一人一辆山地车,呼啸而来。他们俯身、探头、两臂前撑、双腿飞蹿蹬动。领头的一个转身,其他人贴身紧跟,身影没入树丛,地上留下黑黑的车辙。此时这些小孩完全沉浸在最自在的快乐之中,可以说,他们是轮子上最张扬的一群。

蹬踏板的来了。脚下块四轮滑板,蹬踏之下,忽而疾速前进,忽而左右避让,忽而横板急停,忽而还来个蹬板跳跃。他们随心所欲,一脸得意,享受着操控速度、把握方向的愉悦。

最优美的可能是女孩熟练地玩蛇板了。蛇板是滑板的改良,轮子剩下两个,站板也分为两块,前后用转轴连接,于是重心很难稳定。玩蛇板不用蹬地,靠扭腕的力量提供推力。女孩站上蛇板,显得高挑、靓丽。她们平举手臂,身体轻摇,衣袂飘飘,甜甜地笑着,保持着运动的平衡。珍藏这一张照片吧,女孩,你的挺拔、健美、自如、满足的定格,值得骄傲的纪念。

还曾看到比蛇板更为简单的器械,还是两个轮子,站板小到了鞋套,转轴没了。也是女孩在玩,没有速度,没了那份英姿,多了一脸紧张。操控轮子并非易事,这两个轮子更是平衡、配合、方向、刹车互不关联,难度可想而知。我的脑海里浮起了哪吒脚踩风火轮的模样:女孩加油,化蛹为蝶,明天,这条路上的哪吒就是你了。

还有一种大家都比较熟悉的,就是轮滑。健身道的一端,有个运动广场,下午3时有轮滑指导。一筐矿泉水摆出各种滑道,孩子们全身装备:护膝、护肘、护腕和护

轮子上的孩子

吕六一

着下巴的头盔,摔跤不用怕了。在教练的指导下,他们抿着嘴、绷着脸,目不斜视、全神贯注,体会着动作要领。有的孩子只是在走,一脸的新鲜感;有的没滑几步,俯着或仰着倒下,不拍灰尘又侧身蹬地;滑得好的两臂左右摆动,两腿如青蛙交叉着远远地蹬开去又迅速收回,间或碰倒一个水瓶,伸一下舌头,轻轻一笑,又专注地摆臂蹬腿,进入自由的境界。

那些更小的孩子,也早有轮子为他们准备着。滑板上多一个把杆,就成了滑板车。小孩不过两三岁,手臂挂在把杆上,家长拉着,体会着轮子的快乐。滑板车是靠把杆的左右晃动来控制方向的,我曾尝试过,非常别扭。而那些操控自如的小孩,燕

家乡在山区,冬季特别的寒冷。小时候起早上学读书,旷野一片霜白,冻得直打寒战。别看这样不起眼的霜风,可是厉害了,像是一把无形的刀,刮得脸上的一棱棱的,手上也会冻得发裂,碰一下就是一道口,生生的疼。这时,唯一的法宝就是擦脸油了。

那时的擦脸油品种单一,家家户户都差不多。倘若有雪花膏,那一定是时髦的人家了。用得最普及的就是蚌壳油。这种擦脸油的外形就像一个蚌壳,里面装着脸油,也有的叫蛤蚧油。这种脸油油性重,有淡淡的香味。防冻防裂还是管用的。还有一种擦脸油是用小铁筒包装的,里面的脸油和蚌壳油相差无几,携带比较方便些。

小时候,我最不经冻了。一到打霜的时候,脸上冻得就像锉刀锉过似的,手上冻裂了口,稍微一碰就出血。晚上,母亲叫我洗好脸之后,用蚌壳油往我脸上擦,用劲揉搓,疼得我哇哇直叫。疼过之后,干枯的脸慢慢得到了滋润,也逐渐地湿润了起来。

好点的就是铁盒子包装圆扁状的“友谊”“百雀羚”了。相对于蚌壳油,“友谊”和“百雀羚”要芳香得多了,但防裂的效果好像不如前者。精致的脸油盒却是我们想要的。一次,家里买了个大的铁盒子的

寒冬又忆擦脸油

江初昕

脸油,我觊觎了好久,生怕被二哥拿走。有时,为了一个这样的铁盒子还和兄弟发生争执,甚至大打出手。这些,都被母亲看在眼里。我少不更事,为了能得到脸油铁盒子,我每次就往脸上、手上都涂抹点,想尽快用完掉。一个手指下去,脸油就是一个窝。母亲看着心痛,要我细细地擦,不要太浪费了。等到快用完的时候,我就把剩余的脸油使劲擦在脸上,多余的还四处乱涂。第二天,被母亲发觉,心疼得要命,把我拖来,随手抽出一根竹鞭,狠狠地打了一顿。母亲平时很少动手打我,

等待雪花叩门

曹春雷

入冬以来,我一直在等待一场雪,一场下得酣畅淋漓的雪。近些年的冬天,雪总是下得让人意犹未尽,老天爷好像应付公事,马马虎虎落下一些,然后就偃旗息鼓草草收兵了。地上只铺了一层薄薄的白,想堆个雪人都不成。

一个冬天,怎能没有一场像模像样的雪呢?雪是冬天的标签,若没有一场厚厚的雪来标注,那么这个冬天总让人怀疑是不是真正的冬天,是不是冒牌的。

总怀念小时的冬天,那时雪说下就下,鹅毛大雪飘飘洒洒,一会儿就把村庄染白了。树、房屋、田野,还有已经冰封的河流,一切都银装素裹。街上溜达的狗也驼了一身白,它不时抖抖身子,将雪摇落下去,但很快,执拗的雪又给它披了一层白。它朝天汪汪几声,表达着自己的不满。

树上的鸟巢也落满了,喜鹊们不得不时不时站起来,将雪撒落下去。这时候,它就会埋怨自己为什么要建造一个露天的巢呢,开始羡慕麻雀,看人家,躲在屋檐下,风吹不着,雪压不着,多舒适。但当雪停以后,它就会忘记改造自己房屋的誓言,喳喳喳落到雪地上散步,得意地印下一朵朵“梅花”,给雪地盖上一个自己的图章。

下雪的时候,屋檐下的人也是慵懒的。一家人守着一炉火,可以什么也不干,只是听着外面雪落的声音,说些或长或短的话。那些本来要冒着严寒忙着去

赚钱养家的人——譬如说那些走街串巷吆喝着贩卖粉条粉皮或者山货的人,还有那些靠手艺吃饭的篾匠、补锅匠、铁匠……这时也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自家炉前,望着窗外飘飞的雪花,自个儿宽慰自己:不是我不想出去,是老天爷要让我歇歇的。

大雪一个劲地下,下,下。蹲在屋檐下的老农,端着枣木烟斗,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,悠悠地吐出一口烟,喃喃自语:这雪下得好啊,明年又会是一个好收成啊。在他的念叨声里,田野上的麦子盖着一层厚厚的“棉被”,酣睡着,做一个关于春天的梦。

有时候,雪下着下着,真的就大雪封门了。但人们不怕,拿着铁锹,在院子里掘出一条条通道来,像是挖战壕一样。自家挖得差不多了,再到街上去挖。家家各挖门前雪,一会儿“战壕”就相通了。无论大雪封几天门,都行。面缸的面早就储备好了,那是入冬前用自家小麦磨的;青菜呢,都在菜窖里,土豆、萝卜、白菜,都有,想吃,下去拿上来就行了。有火炉,做饭不用愁。

夜晚,一家人守在炉前,说说笑笑。炉火很旺,红红的火苗舔着锅底,锅里咕嘟咕嘟炖着的,通常是白菜豆腐,有时也有薄薄的肥肉片。热气溢出来,缭绕在灯光下。男人要喝酒,酒已烫得热热的,酒香氤氲在空中。

外面,雪花正轻叩房门。



云雾烟村是仙境

顾爱萍 摄

華亭風

李传韬 书

围炉

路来森

那时候的冬天,积雪封门时,有条件的人家,必定会生一炭火炉,砖头堆砌的,或者用一个废旧铁桶改制的。火炉通常是置于堂屋间,然后在墙壁上挖一通道,连接卧室,卧室里垒砌一“暖包”,炉火窜入“暖包”中,可以里外取暖。

那时候的冬夜真长,总觉得没有边际的,于是便“熬夜”。

熬夜的方式,通常是“围炉”,一家人,围在炉火边,其乐融融。

一盏煤油灯,放在灯坎上,微弱的灯光,氤氲一室。大人们大多在火炉边,放置一矮桌,矮桌上放一把茶壶几个茶碗;一把生铁壶或者铝制壶,则放置在火炉上炖着热水;只是占一边,另一边留出,让火苗呼呼蹿出,照亮四周,照亮围炉人的梦,一会儿就感觉热乎乎的。

炖着水的铁壶,始终“开”着,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;“开”得大了,就再续一些凉水,然后水壶中就发出哼滋滋的声响,像在哼一首小夜曲。

那些年,我的父亲熬冬夜,通常是小酌。一把小锡壶盛酒,始终烫在热水中;一只豆皮小酒盅,一盅一盅地啜饮着;酒肴极其简单,一把花生米,或者一碟小咸菜。父亲喝得极慢,我觉得,他其实更享受那个喝酒的过程。一家人,围炉而坐,融融泄泄,

所谓天伦之乐,或许就是如此吧。

大人们一边饮茶一边聊天。聊天的内容无所不及。聊当时的社会形势,许多内容都是他们的“想当然”;聊村子里的是是非非和自家的日子;聊着聊着,就聊到孩子们的事,某个孩子,也许就被揪起耳朵教训一顿,或者被喜滋滋、乐呵呵地表扬几句。

孩子们围炉最“紧”,他们紧紧地围住火炉,就差没有把火炉抱住了。大点的孩子也许会装模作样地看几页书,小点的孩子就纯粹是玩耍了。玩得最多的,就是在炉台上放置一些带壳花生,慢慢地烘烤,花生的香味在室内洋溢开,认为熟了,就争抢着吃掉。没有花生,就在炉火上放置一铁板,或者一块砖头,上面放一些黄豆粒、玉米粒等。黄豆粒,会慢慢变焦,变到一定程度,黄豆的表皮就裂开,边缘卷翘愣愣的,如此就知道黄豆熟了。玉米粒,是爆玉米花,加热到一定程度,噗的一声开花,由黄灿灿变成白莹莹,暗黑的冬夜仿佛也一下明亮起来。

炉底下,捅出的灰渣也被废物利用。孩子们会埋进一些红薯或者山药蛋。夜深了,红薯和山药蛋也焖熟了。掏出,扑打扑打打表层的灰尘,剥而食之,恰好成为一家人简单的夜宵。

风起,急骤的风,在室外呼啸着。愈加衬托出室内围炉的美好——那份温馨,那份融融,那样一种穆穆的情状。

一阵犬吠,蓦然响起。大人们推门而望……然后回首关门,道一句:“夜深了,得睡觉了……”

而我只是为了能得到小小的一个脸油盒,不惜浪费,说我的私欲太重,给了母亲无尽的伤心。小小的脸油盒给我留下了毕生的教训。脸油盒拿去在盖子上凿几个小眼,里面放些棉花,用来养蚕,揣着怀里,用体温孵化蚕卵。冬天,还可以放在火盆上烤黄豆,煮糯米饭之类的小把戏。这在童年里也是非常有趣的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市场活跃了起来,各种化妆品琳琅满目。脸油不但有成年的,也有儿童的;不但有女士专用的,而且也有适合男人的。且品种繁多,什么补水、防晒抗衰老、滋养美白的,眼花缭乱。过去那种单一的擦脸油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,成为我们日后美好的记忆。